

西部情丛书

西地平线

高建群 著

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西 部 情 丛 书

西地平线

高建群 著

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地平线/高建群著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2

(西部情丛书)

ISBN 7-208-04235-7

I. 西... II. 高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8139 号

责任编辑 陈莉莉

封面装帧 王晓阳

漫画插图 许 淇

·西部情丛书·

西 地 平 线

高建群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4 字数 258,000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,000

ISBN 7-208-04235-7/I·65

定价 23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高建群，男，1953年生，陕西西安临潼人。当代著名西部作家，国家一级作家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。其代表作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，是新时期长篇小说领域重要收获之一。此外，还有长篇小说《六六镇》、《古道天机》、《愁容骑士》，中篇小说《雕塑》、《大顺店》、《刺客行》，散文集《新千字散文》、《我在北方收割思想》、《穿越绝地》、《惊鸿一瞥——作家高建群眼中的中国西部》等。被认为是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人物，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、古典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。

◀西部情丛书▶

陈忠实	著	《原下集》	定价 16.00 元
高建群	著	《西地平线》	定价 23.00 元
红 柯	著	《敬畏苍天》	定价 22.00 元
方英文	著	《燕雀云泥》	定价 16.00 元
艾 涓	著	《移动的城市》	定价 12.80 元

西地平线

高建群 著

西部情丛书



五个满脸沧桑的西部男人，临时组成一个叫“西部情”的五人方阵，开始他们一次堂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文学之旅。瞧呀，西边的天空通红一片！人们说太阳落山的地方有金子！

谨以这套丛书献给热爱西部、关注西部的读者。

目录

西地平线

- 003 / 西地平线上的三次落日
- 008 / 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坟墓
- 017 / 阿拉干的胡杨
- 024 / 西部的车舆
- 035 / 友谊峰与哈纳斯湖
- 047 / 把自己交给道路
- 053 / 罗布泊札记
- 060 / 一个去过罗布泊的人如是说
- 063 / 木橛子和三角旗
- 070 / 百变面孔罗布泊
- 088 / 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
- 108 / 郭大校的“生命之门”和
“天地之根”
- 113 / 嗷嗷待哺的西北狼
- 119 / 我爱大西北的每一棵树
- 124 / 关于西北方的思考
- 128 / 沧海万斛，余仅取一粟足矣

140 / 陕北高原的河流

143 / 双悬日月照乾陵

147 / 棒喝西安

154 / 感觉西安

159 / 打开陕北

最后的骑兵

177 / 我的四次掉马

188 / 马是人类忠诚的朋友

192 / 我的兵团兄弟

208 / 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岁月

210 / 最后的骑兵

213 / 以一位前边防军士兵的名义

216 / 白房子人物

225 / 白房子老兵关于西北边防的

最新报告

234 / 一只羊的一生

生活培养出作家

- 243 / 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
- 250 / 渭河平原上的古老村庄
——高村
- 262 / 我的饥饿记忆
- 265 / 这是儿子的手
- 269 / 我的儿子正在成长
- 274 / 无聊才读书
- 277 / 人类进程中一段浮躁的时光
- 281 / 扶路遥上山
- 293 / 长安第一风流才子张探花
传奇
- 302 / 读朱珩青的《路翎传》
- 305 / 龙云和他的《点击文学》
- 308 / 为苦难而歌
- 310 / 你可以把它当“前言”来读
- 313 / 冬天的心情
- 315 / 为农民兄弟进城喝彩

- 318 / 假球黑哨垃圾股
321 / 中国足坛悲剧人物录
325 / 中国足球第一个收获的秋天
329 / 日本人的一颗牙齿值多少钱?
333 / 我见过的几幅好楹联
337 / 爱丢眼镜常有新镜戴
340 / 你身上有多少个口袋
343 / 我与长春
346 / 火车上的故事
352 / 活着并创作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
355 / 感谢编辑

西地平线上的 三次落日

这几年,我每年都要去一趟新疆。中亚细亚地面上独特的地貌,奇丽的风光,每每令我惊骇,叫我明白了“世间有大美”这句话,决不是一时偶然而发的诳语。而在所有雄伟的风景中,落日大约是最令我震撼的了。我见过许多次的落日景象,这里只简约地记述三次。

我们的车在甘肃的定西高原盘旋。天色已经有些暗淡了,头顶上甚至隐隐约约地有几颗星星。汽车转过一个垭口。这时,眼界突然开阔起来,在苍茫的远方,弧状的群山之巅,一轮血红的落日像一辆勒勒车的轮子,静静地停驻在那里。

它没有了光焰,颜色像我们写春联时用的那种红纸。柔和、美丽、安谧,甚至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像民间剪纸。它大极了。我说它像勒勒车的轮子,只是一个顺手攫来的想法,它当然较这轮子要大得多。它停驻在那里,模糊的群山轮廓线托扶着它。

面对这落日,我们全都在那一刻惊呆了。我们的车停下来,倚托

着一棵树，架起机位，直拍到这落日消失。

做背景的这棵西行路上的树，亦是一棵大有讲究的树。它叫左公柳。一百多年前，左宗棠率领他的三千湘军子弟兵，一边栽树，一边望乡，一边抬着一口棺材前往新疆。他去新疆时走了八个月的时间，而在他身后，从西安近郊的凤翔县东湖起，直抵新疆的伊犁，路途上便留下了两行树木。

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线以下那一刻，跳跃着，颤抖着，降落着。它先是微丝不动，突然，它颤抖了两下，往下一跃，于是只剩下了半个。半个的它继续依恋地慈爱地注视着人间，好像有些贪恋，不愿离去，或者说不愿离去正在注视着它的我们。但是，在停驻了片刻以后，它突然又一跃，当我们揉揉眼睛，再往西看时，它已经消失了。一切都为雾霭所取代，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一场奇异的风景，恍若一场梦境。

第二个带给我巨大影响和深刻记忆的是在罗布淖尔荒原上看日落。

我们是从迪坎尔方向进入罗布泊的，走的是被斯文·赫定称之为“凶险的鲁克沁小道”的那条道路。这样，车去的方向是东南，而落日的方向是西北，我们只是在匆匆的行旅中，偶尔地回头关注一下身后的落日景象。

中午一过，太阳刚偏西，就变得不怎么显明了。像一枚灰白色的五分钱的硬币，容易被人忽视地停驻在西边天空。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大地和天空，浑沌一片，也是灰蒙蒙的，因此，太阳的存在甚至被我们遗忘了。况且，那枚硬币的四周边缘，也不太清晰。

我们向死亡之海罗布泊行进。这里是无人区，没有任何的生命存在，荒凉空旷如同月球的表面。四周瘴气雾霭弥漫，我们感到自己如同走入地狱，走入鬼域。为了打破这满天压抑，越野车司机放起了《泰坦尼克号》的用萨克斯吹出来的音乐，这音乐更给人带来一种梦

幻般的死亡感觉。

整个一个下午，太阳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在我们的车屁股的地方照耀着。说是白天吧，但是恍然如同晚上，说是夜间吧，在我们匆匆的回头中，分明有一个物什，在西天半空悬着。

最辉煌的罗布泊的落日出现在黄昏。那一刻，我们的越野车已经来到距古湖盆二十公里的龟背山。当时，在我们不经意地一次回头中，突然看见在一平如抹的西地平线上，一轮血红的落日停驻在那里。

它是那样鲜艳、温柔。就像我早年间，家里的墙壁上画着的一个姑娘的红脸蛋。记得每个可以偷懒的星期天，我都要躺在被窝里，瞅着那胭脂脸蛋出神。

这时我们的车停了下来，包括陪同我们一起进罗布泊的“老地质”，也都被西地平线上那辉煌的一幕震撼了。我们下了车。我们，我们的车，还有刚才那死气沉沉的罗布淖尔荒原的黑戈壁，此刻都罩在这一片回光返照中。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红光。我们感到自己像在画中。

萨克斯管吹奏的《泰坦尼克号》的音乐，这时候适当其时地在放着。在那一刻我突然掉下泪来，我感到，死亡原来也可以是一件充满庄严和尊严的事情啊！

记得，罗曼·罗兰在构思他心目中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形象时，他焦躁不安了半年，有一天早晨，他登上山顶，看见一轮太阳正在喷薄而出，于是，罗曼·罗兰心目中久久酝酿的英雄在东地平线上出现了。罗曼·罗兰因此而热泪盈眶，“让我把你抓紧，亲爱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！”罗曼·罗兰叫道。

与罗曼·罗兰不同，我看到的是落日，是西地平线。不过，它们一样都是大自然伟大造化的杰作，而且较之日出，落日景象则更庄严、

神圣和具有悲剧感。

西地平线上那一轮胭脂色的物什,终于从我们的眼前魔术般消失,一切又重归于死寂。我们上车,翻过龟背山,进入罗布泊古湖盆。

我要告诉你的第三次日落,是我在阿勒泰草原遇到的。那次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落日,落日隐在云背后去了。我只看到了火烧云,那火烧云,灿烂地、热烈地、夸张地烤红了西边半个天空,烧红了大地上的一切物什,给我留下一个惊骇的印象。但是,我明白这一切的制造者仍是落日,是落日在云的背后挥舞着魔杖。

我在那一块地面当过五年兵,中国的那个西北角,曾吞没过我的全部的激情和青春。我的白房子的故事,就是从那里来的。还记得,有一次,我骑着马从阴霾四布的边界上走过,一户兵团人家的土坯房前,有一位七岁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刚刚放学回来,她向我挥手致敬。这一次,我专门到那土坯房前叩门。门开处,当年的小女孩已经三十二岁了,她的孩子都已经七岁上学了。我感慨地望着岁月。

我们是从一个叫“顶山”的地方,向西走时,遇到那一次落日的。

顶山是一个荒凉空旷的地方,典型的戈壁滩地貌。这里是兵团一八三团的驻地,地球上“无中生有”生出的一座小城(新疆地面有许多这种兵团人建立的城市),只是仅仅因了顶山的旁边有一条浅浅的乌伦古河,这些兵团人才能够勉强地活下来。

西天的那吞没一切的大片火烧云,是在太阳坠入云层以后,突然出现的。我们的汽车的去向是正西,因此,我们感到自己正向那一片红光走去。记得,我赶忙唤司机停车,然后,请随行的摄影家以路旁一座土坯房为视角,拍下那西地平线上的辉煌的落日景象。

身处平庸的卑微的环境中,我以手扶墙,仰望着西地平线上那一团火焰。

那辽远的西地平线的地方,火烧云映照的地方,被历史学家称为